

意林
轻文库



绘梦
古风
系列

013

木兰帝

下

Mu lan
Di

灯火阑珊 /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木兰帝

M^{ulan}_{Di}

下

灯火阑珊／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轻小说 出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兰帝. 下 / 灯火阑珊著.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6.3

(绘梦古风系列)

ISBN 978-7-5498-2516-5

I. ①木… II. ①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8965号

木兰帝(下)

Mulan Di (Xia)

著 者 灯火阑珊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图书统筹 安小纪
特约编辑 黄佳佳
绘 图 饼子会飞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王 春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498-2516-5

定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录

CONTENTS

107	091	079	067	051	037	023	015	001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兵临城下	扭曲的真相	朱颜丹的故事	临仙阁惊变	盛世华宴	猎场秋点兵	月迷津渡	宫闱秘闻	假凤虚凰



目录

CONTENTS

201	189	173	163	151	137	123
尾 声 春光无限好	第十五章 尘埃落定	第十四章 孤注一掷	第十三章 寒光照铁衣	第十二章 身陷敌营	第十一章 梦里桃花知多少	第十章 风雪逃亡路

第一章

Mulan Di
假凤
虚凰





返程的路途远比来时顺畅，在西府水军精锐战船的护卫下，御驾只花了三日就抵达了离京城最近的津川港。

下了船，早有车队簇拥着御辇等候在码头边上。还有当地的官员和世家随侍在侧，黑压压跪了一地人。

元泓登上富丽堂皇的御辇，就看到蕊安带着一众侍女行礼。熟悉的场景映入眼中，她不觉有些恍惚。

“蕊安，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她半是感慨，半是玩笑地说着。

久日不见的女官神情依然古板严肃：“奴婢不敢当，皇上，太后思念您，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元泓摸摸鼻子，问道：“朕知道了。母后身体可好？”

“太后虽然安泰，但日日为皇上的安全忧心，食不下咽，睡不安寝，这些时日耗费了许多心神……”

“朕知道了。”元泓有些惭愧，明白这一趟出走太冲动也太轻率。但是……若是时间能重来，她还是会选择走出去。只因为外面的天地太广阔，而宫里的生活……

唉，无聊的日子又开始了！

坐在御案边，元泓双手托腮，唉声叹气。只是离开两天，她好像已经开始怀念灵州城的生活了。

不久又有宫人禀报，津川港附近文武官员和世家族长皆在恭候御驾，询问元泓是否召见。听着宫人一一禀报着众人名号，当听到“津川李氏”的时候，元泓眉头一皱，心情大坏，打断道：“朕累了，就不召见了，让他们各自返回吧。朕要尽快启程返京。”

一路行程自然乏善可陈。回到京城，宗室连同一众官员出城迎接，礼亲王和礼部官员也在其中，顺道向元泓回禀天龙寺后续祭礼相关事宜。然后一群人浩浩荡荡，以堪比乌龟的速度，进了京城。

京城御道早已清扫完毕，比起出城时的闭门锁户，这一次竟然没有清空道路，无数百姓跪伏在御道两侧，金色的御辇经过，山呼海啸一般呼喊着万岁。

是京兆尹的安排吗？为了恭迎御驾亲征，得胜归来的天子，竟然搞得这么隆重！此时的元泓还不知道，全京城各大酒楼茶馆里，她御驾亲征，剿灭黑蛟王贼寇的事迹已经迅速演绎成各种版本的话本小说和弹词唱曲了。虽然帝王名讳隐去，但厉横山等人的形象跃然纸上，生动曲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回到宫中，元泓更换好朝服，直奔长庆宫。

华美宽敞的宫殿里，容颜倾世的女子一如往昔般坐在桌案后，审阅着手中的奏折。

看了站在旁边的陆天祈一眼，元泓提起的心稍稍放下，就像干坏事的小孩子被逮住了，发现并不是自己一个人遭殃的那种心情。

青鸾衔珠香炉中吐出袅袅青烟，微带清苦的香雾缭绕在重重帷幕间。

静默片刻，太后方抬起头，眉间带着浓浓的疲惫：“皇上终于肯回来了。”

元泓愧疚地低下头，跪倒在地：“母后，儿臣让母后忧心了。”旁边陆天祈也跟着跪了下去。

太后起身，缓步来到她面前，却并不急着将她扶起。

“原来皇上也知道让哀家担心了。”

“都是儿臣的错。”元泓老实承认错误。

“那皇上错在何处？”

“儿臣不告而别，罔顾身份、责任，又辜负了母后的信任……”元泓声音低落下去。

“皇上贵为天子，当知身份贵重，牵系江山社稷，此等莽撞行为，置自身于险地，是辜负天下人期盼，此乃不仁。而让哀家独自在宫中牵肠挂肚，寝食难安，是不孝。如此不仁不孝之事，轻率为之，皇上已经不是三岁孩童了，这些年几位太傅的谆谆教导难道都白费了不成？”

太后声色俱厉，好在元泓早有心理准备，乖乖低头认错，争取宽大处理。

一番训斥之后，看在她态度良好的分儿上，太后叹了口气，无奈地道：“罢了，先起来吧，你一路也辛苦了，幸而此次平安归来。”

元泓松了一口气，连忙起身。

太后拿起桌上的奏折，继续道：“此番的战报，还有你一路行程，哀家刚才也看过

了。幸好发现身份泄露之后，你还知道避讳。”

元泓目光落在太后手中的折子上，陆天祈的奏折拟好后她看过，隐去了她假扮黑蛟王之子的那段经历，只说酒楼中因为小鱼儿暴露了陆天祈身份之后，她另外择地居住，以免连同泄露身份。

太后似乎并未起疑心，看来这一关是过了。剩下的一个难关就是……

“母后，那个临川侯好生大胆，竟然胆敢……”

没等她说完，太后打断道：“临川侯的事情，刚才天祈跟哀家禀报过了。你们可知，你们犯了什么错？”

“这……一者，动手太快，事出突然，容易造成灵州城人心不稳。二者，沈崇阳毕竟是母后提拔的人……三者，也是朕没有早知道沈崇阳私底下贪赃枉法的丑行，让他嚣张至今……”元泓绞尽脑汁，临时编凑着罪名。

太后反而笑了：“皇上这是在拐弯抹角责怪哀家了？”

“儿臣不敢。”元泓眨了眨眼睛，低下头去。若非依仗太后宠信，沈崇阳也不至于在灵州城一手遮天。从这点说起，太后确实用人不当。

“临川侯在灵州城的那点儿小心思、小动作，其实哀家心知肚明。”太后却不紧不慢地说道，“灵州城的赋税，天宏三年就有一千二百万两，近十年来海贸昌盛，赋税却不升反降，去年竟然只有七百余万两，朝中不是没有议论。但临川侯每年都要上折自辩诉苦，说是海寇作乱严重，贸易受损，求朝廷协助海防。而这些年朝廷几次派人征剿，都无功而返。一次两次也就罢了，事情多了，难道哀家是傻子不成？”

说到这里，太后冷笑：“沈崇阳此人，也曾是智勇双全的猛将，可惜被贪贿和权势蒙蔽了双眼，越来越蠢了。”

“啊？那母后为何还如此信任他？竟然连盐政都一并交到他手里。”元泓惊讶了。要知道，除了海贸，盐政也是朝廷的一大财源啊！

太后微微一笑：“自然是留着他多多为朝廷攒钱了。”

元泓霎时间愣住了，而旁边陆天祈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沈崇阳此人该除，但不该是此时除。”太后谆谆教诲，清婉的声音却如雷霆贯耳，“等皇上登基，收其罪证，一纸诏书，抄家灭族，昭告天下，一者，行天子权柄，威临四海，此为立威；二者，没其家财，充实国库，此为谋利；三者，我大胤立国以来，天下承平日久，贵族渐起骄奢淫逸之风，除掉沈崇阳，正是杀一儆百，杀鸡儆猴的威慑之举，此为正风气。留着沈崇阳一个蠢货，能成就皇上的名声，充实皇上的国库，严肃朝廷的风纪，何乐而不为呢？”

元泓彻底震惊了。敢情太后重用沈崇阳，不是因为信赖他，而是为了给朝廷攒钱的，等养肥了，一举抄灭，他万贯家财就都归了朝廷。

原来，太后不是责备他们擅自动手，杀其心腹，而是责备他们动手太早，就好像猪还没有养肥，就宰杀掉了！

呃，比喻好像有点儿失礼，不过似乎就是这么回事吧。元泓摸着鼻子。

“是臣失职了。”陆天祈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低头认罪。

“你们还是太年轻，沉不住气。”看了两个人一眼，眼神中带着点儿恨铁不成钢的意味，“罢了，既然杀了，也就算了。”

临川侯的事情就这么轻飘飘一句话带过了。

“只是皇上万万要记住，你的身份攸关社稷安危，此次这般儿戏，之后是决不能再有了。”

“儿臣知道了。”元泓低头道，心里一时间百味杂陈，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皇上也辛苦了，天色已晚，先去休息吧，待明日咱们母子再好好叙话。天祈，你留下一下，将临川侯府的事情详说一遍。”

“儿臣遵旨。”松了一口气，元泓递给陆天祈一个谨言慎行的眼神，快步出了长庆宫。

“查抄出的财物总共这么多？”纤长的手指轻轻弹着奏折后面附的纸片，太后低声问道。

“一千五百万两只是金银，另外的房产、田地，以及存在各大商行的兑票，还有一些奇珍异宝，一时难以统计完全。”

“看来沈崇阳这些年也算努力，不负哀家的期望啊。”太后微微一笑，“另外，被燕国公府带走的那三艘船，预计有多少东西？”

“经查问沈崇阳的亲信，应该都是黄金宝石和珍品古玩，总数价值八九百万两。已经派人去沈瑶君母家核对了。”

太后叹了一口气，眉头皱起。

“是臣失职。”顿了顿，陆天祈又问道，“要将今年北疆军的供给卡断吗？”

“有了这八百万两，还会在乎那点儿东西吗？既然如此，哀家又何必枉做小人呢。这些年为了北疆军的补给，朝中也不是没有风声。”太后冷笑一声，“传令兵部，今年北疆军的粮草饷银，不必克扣拖延，全数支付。哀家倒要看看，得了临川侯府的这批财货，他们又能翻得出什么浪花来。”

陆天祈犹豫片刻，忽然道：“太后，臣此行东海，还见到了一位故人。”

他还没有说出那个名字，就被一声脆响打断。

青瓷盖突然触在杯沿上，脆如珠玉，余音袅袅，婉转而散。

太后神色不变，推开了杯盏，低低应了一声。静默了片刻，她方沉声问道：“他还好吧？”

“师尊也非常挂念太后。臣曾建议他上京……”

未等他说完，太后打断道：“不必了。这么多年未见，再见面又如何。”

“……”

“还有别的事情吗？”太后声音冷淡下来。

陆天祈略一迟疑，躬身道：“请太后勿要责备皇上。”

“哀家知道。”向后倚靠在椅背上，绝美的容颜露出一丝笑意，“毕竟自由的日子不多了，皇上想怎么玩乐，哀家也不想多拘束她。”

陆天祈浑身一颤，却没有说什么，只是低下头去。

乾元殿里，元泓兴致勃勃地翻检着几个大箱子，这些都是她从灵州城带回来的物件。

而满殿的宫女太监鸡飞狗跳，只因为他们的皇帝多了一个新宠物。

米粒儿飞快地蹿过书案，弄翻了烛台，又跳过屏风，最终落在博古架上。追着它的宫人们一个个胆战心惊，那架上随意一件陈设都价值不菲，如果被这猫弄坏了，罪责还是要落到他们头上。

看着盘踞在博古架上不肯下来的黑猫，元泓举起装豆沙的匣子，显摆地摇了摇，“吱吱——”叫声入耳，黑猫立时两眼放光，直扑下来。

这一招真是百试百灵啊！

一把将黑猫抱进怀里，挠着它柔软的小肚皮，元泓感慨着。正自得其乐，突然一声带着哭腔的呼喊传入耳中。

“皇上，奴才可算见到您了。”一进门，瘦弱的身影就扑倒在地上，连连磕头。

“是小栗子啊，蕊安办事就是快。”元泓将黑猫递给宫人，笑道。

跪倒在地的正是小栗子。短短一个月，他瘦了不少。看来杂役房的差事不好干啊！

“多谢皇上开恩，让奴才还有机会回来。奴才一定肝脑涂地，上报天恩。”小栗子抽噎着说道。

“不用你肝脑涂地，朕知道你的忠心。起来吧。”

回来之后她就发现小栗子不见了，一打听，果然是被贬到杂役房去了，按照蕊安的说法，以他的过错，没有立刻杖毙，或者打入慎刑司，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元泓坚持将人要回来，声称是她擅自跑出去，与小栗子无关。蕊安虽然反对，最终也只能无奈地答应了，毕竟只是一个小太监罢了。

“小栗子，带着这些东西，朕要去长乐宫看白妃。”

小栗子赶紧上前端起装好的银盘，细看盘中物件，好像都是衣服，华美精致，缀着漂亮的流苏。

心中不禁暗暗嘀咕，白妃娘娘果然受宠，皇上御驾亲征，都忘不了给娘娘带礼物。而且一回宫就要亲自送过去。这可是天大的荣宠啊！

怀里揣着豆沙，身后跟着小栗子和几个内侍，元泓兴冲冲地往长乐宫走去。

长乐宫门前的侍女见到元泓大吃一惊。元泓及时制止了她通传的举动，转头吩咐道：“你们都留在这儿，朕一个人进去就好。”

说罢，接过小栗子手中的银盘，亲自端着进了内殿。

留下一众宫人面面相觑，不同的脸上浮动着同样的内容——白妃娘娘真是荣宠无双，不逊当年的婉妃啊！

隔着重重锦绣帷幕，白妃依然懒洋洋地躺在贵妃榻上，浑身没三两骨头似的，全无正经形态。

见到元泓进来，方不紧不慢地起身行礼：“皇上今日刚刚回宫，就来臣妾这里，真是让臣妾受宠若惊啊！”

天气渐凉，她穿着素色的绫罗长裙，外面披了一件秋香色外袍。淡薄的光晕从琉璃垂苏宫灯中洒落，映得整个人、整个宫，都透着一股子疏懒气息。

轻咳了一声，元泓开口道：“爱妃又在看书，真是勤奋好学，连朕都要自惭形秽了。”

白妃目光落在那一摞书上，笑道：“日日苦读这些书，臣妾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皇上啊。”

“什么书，还能让你了解朕？”元泓好奇地拿起最上面的一本。

《海龙东征记》，这是什么？

翻开几页，眼中赫然映入——“……那厉宏山天赋异禀，在海上神通无双，一吸风，呼啦啦化作一只身高八丈的巨兽，青面獠牙，虎目如炬，血盆大口扑将上来……”再翻过一页，“那天凰君有东海龙气护身，岂会畏惧这等妖魔，立时高举通明神剑，只见雷霆电光……”

元泓打了个哆嗦，只觉如坠冰窖，同时又有一种遍体酥麻的感觉……

“朕怎么有种……”元泓不知该怎么形容。

“好像被雷电劈中的感觉？”

“对！没错，爱妃真是善解人意。”元泓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

“唉，皇上有所不知，臣妾初看第一遍，也是这种感觉，看到第三遍，症状渐消，待看到第五遍，只觉文辞华美，情节通畅，实乃顶级好文……”

奇葩啊！这种东西你也能看好几遍？

“其实仔细看看还挺有意思，尤其说到这里的真龙天子天凰君变身成一条海龙，潜入水底与名唤王岩的水寇大战三百回合……”

“够了，别说了，朕要吐了。”元泓一摆手，铁青着脸制止了白妃的话语。

什么王岩、厉宏山、天凰君，虽然书中隐去了所有真实的人名地名，但内中意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谁啊！

“这可是如今京城说书茶楼上座人数最高的本子了。”白妃补充道。

京城的说书馆子也未免太发达了吧？东海之战刚过去一个月，竟然就成书了！

是不是应该整顿一番呢？元泓认真考虑着这个问题。

“唉，皇上去了东海逍遥，怎知臣妾深宫思念之苦，也只能多读这些东西，想象着皇上如何雄姿英发，虎躯一震，王霸之气，威临四海，才能略解相思啊。”白妃两眼水汪汪地望着元泓。

“胡说，你只是看朕笑话的吧。”元泓瞪她。

“臣妾冤枉啊！”

“行了，别喊冤了。改日若有机会出宫，朕一定带着爱妃。”元泓摆摆手，想起自己来长乐宫的目的，又笑道，“再说，朕不是给爱妃带了礼物吗？”

“皇上金口玉言，一言为定啊。”白妃来了精神，“什么礼物？听说灵州城的海鲜格外美味，还盛产珍珠珊瑚，又汇集天下诸般奇珍异宝……咦，是衣服啊？”

拿起银盘里的东西，白妃有些失望。

“就是衣服，朕在灵州城一见这身衣服就感觉特别适合爱妃，所以赶紧买下了。”元泓笑眯眯道。其实她说的是谎话，这身衣服，是她描述样式，命令行宫裁缝专门赶制的。至于衣服的样式嘛……

“咦，这好像是东瀛的风格吧？”白妃展开衣服，惊讶不已。

“是有些东瀛的风格，灵州城那边流行嘛。”元泓殷勤地催促着，“爱妃快换上试试。”继续翻看，白妃忽然整个人石化了：“这……好像……是男装吧。”

“没错啊。”元泓眼巴巴地望着她，满含期待，“爱妃穿男装一定俊俏无双，快穿给朕看看。”

这身衣服的样式，就是当初她在白宸侯船上醒来时，白宸侯所穿的那一身。

惊艳的感觉如同电光一般牢牢留在心底，甚至半夜入梦，惊鸿一瞥也会见到那绝世无双的天人之姿，可惜缘仅一面，东海遥遥，相见无期了，不过幸好白妃容貌与他相似，她就偷偷命行宫裁缝赶制了这套衣装，连陆天祈都瞒着呢。

“快穿上给朕看看嘛，一定很漂亮，朕还命人选了香炉茶具，马上就送到。对了，爱妃你懂茶道吧？”元泓满是兴奋，直到发现白妃脸色不对劲儿。

“咦，爱妃，你怎么在冒冷汗啊，是不是病了？”

“没……没错！臣妾就是病了。”白妃按住额头，软软地跌倒在贵妃榻上，有气无力地道，“皇上的礼物先留下吧，臣妾改日再穿。”

“这样啊……”元泓一阵失望，她可是期盼了很久的。

“那朕传御医过来！”

“不用，这是老毛病了，臣妾多休息一会儿就好，不用劳烦御医了。”斜倚在贵妃榻上，白妃颤声道。

“是吗？爱妃真是身娇体弱。”元泓贴上去，先摸了摸白妃的手，又试了试她的额头。

意料之外的冰凉，咦，难道不是装病？

那自己这样试探她好像不太好啊。

呃，不过已经晚了！

摸额头的同时，一团白茸茸的毛球从元泓袖口滑落出来，滴溜溜沿着白妃敞开的衣襟直直落进了胸口。

白妃愣了片刻，紧接着参毛一般尖叫一声，整个人从榻上跳起来。

之前就知道白妃怕老鼠，但反应这么剧烈也在意料之外，元泓有些惊住了，手忙脚乱上前按住她。

“你别怕。”

白妃脸色发青，颤抖着手，撕扯衣襟。

元泓赶紧三下五除二帮她将衣服扒开，将罪魁祸首豆沙抖了出来。

刚才她怀疑白妃装病，才故意用豆沙恶作剧，想不到把她吓成这样，心中不禁有些愧疚。

“你没事吧，都是朕不小心……咦？”

她的眼神落在白妃的胸口上，眼珠子险些掉进衣襟里——虽然平胸也是一种美，但

平到这地步，也太惊世骇俗了吧！这绝不是发育不良能解释的！

她猛地站了起来，又惊又怒：“你，你是男……呜呜……”

元泓后半截声音被硬生生捂进了嘴里。

是白妃醒悟过来，猛扑上去，一把捂住元泓的嘴巴。

她，呃，应该是他，力气好大啊！元泓眼中满是怒气，他这是要弑君不成！

“皇上，臣妾是有苦衷的，假扮女儿身入宫是迫不得已。”

你这是欺君之罪，还不快放开朕！元泓用眼神控诉道。

“皇上答应臣妾不喊叫，臣妾就放开。”

胆儿肥了啊，竟然敢威胁朕！你以为你是谁！元泓继续恶狠狠瞪着他。

“皇上是答应了吗？不叫人？”

不叫人？哼，朕要立刻叫侍卫来把你这个祸乱后宫的妖人拿下就地正法。

“皇上真的答应了？”

赶紧放开啊！还不放开，都说了几遍了！

“唉，皇上这眼神，让臣妾怎敢放开你啊。”白妃苦笑一声。

你有本事一辈子捂着我的嘴啊！元泓愤怒地挣扎了一下，这姿势实在太暧昧了。想自己堂堂天子，连落进海寇手里的时候享受的也是“小王爷”待遇，哪像如今，竟然被人压倒在床上，而且是被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男扮女装的混账，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吗？

殿外。

“咦，里面好像传来娘娘的叫声？”看门的小宫女睁大了眼睛，那声音似乎还挺尖锐的。

小栗子瞪了她一眼：“放肆，无礼，大胆，你这是胡说八道。”转头问众宫人：“你们听到了吗？”

众宫人齐齐摇头，然后全体一副眼观鼻鼻观心的模样。

难道真是自己听错了？小宫女缩了缩脑袋，也不敢吱声了。

对上元泓不服输的视线。白妃叹了口气，无奈之下，终于使出撒手锏：“臣妾虽然欺骗了皇上，但皇上也一直欺骗着臣妾啊！皇上不也是女儿身吗？”

元泓震惊了，圆溜溜的大眼睛死死盯着他，虽然这一夜受的惊吓已经足够多，但也比不上这个消息来得震撼。

他怎么知道的？那天沐浴的时候被看到了？

“臣妾早就知道了。”白妃无奈道，“皇上愿意冷静下来，跟臣妾谈一谈吗？”
继续瞪了他片刻，元泓终于缓和下来，点了点头。

白妃小心翼翼地放下手，盯着元泓。

元泓坐起身来，心中迅速评估着喊人入内的可能性。门外的小栗子他们都不会武功，而巡夜的侍卫隔得太远。真要逼急了这家伙，干出什么同归于尽的事来就不好了。权衡利弊，她暂时放弃了喊叫，没好气地问道：“先说说你为什么男扮女装入宫当妃子。”

“臣妾其实是为了躲避仇家追杀。”

“呵呵，朕竟然不知道，原来后宫是这么安全的地方啊！”元泓阴阳怪气地道。

“咳……皇上不要这么尖锐嘛。说到后宫，虽有一些小瑕疵，但比之宫外朝不保夕的生活，已经好多了，尤其臣妾的仇家势力太大，每日里提心吊胆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你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名门小姐，能有什么仇家？”元泓忽然醒悟过来，“不对，你不是真的白文淑！”白文淑是白妃的闺名。

“臣确实是白文淑，如假包换，不过这只是假名，臣妾在白家长大，为了躲避仇家，从小便习惯了男扮女装。”

“也就是说欺君的不仅是你，是你们整个白家。”

“皇上勿要动怒，臣妾的真实性别，也只有义父一个人知道而已。别说白氏亲族，连周围服侍的人都不知道。”白妃微微一笑，“所以对皇上隐瞒性别的辛苦，臣妾是感同身受啊。”

元泓无奈道：“你是怎么知道朕的秘密的？”

“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说起来，臣妾真名叫白望舒，不知皇上对这个名字感觉如何？”白妃紧紧盯着元泓，眼眸中满是期待。

元泓冷哼一声：“名字还不错，可惜配你糟蹋了。”

白妃眼中闪过一丝失落，旋即笑道：“皇上如是说，臣妾真是伤心啊！”

“别顾左右而言他。”

“不是臣妾不愿坦白，只是，关于臣妾的故事，希望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告诉皇上。”白妃神情郑重。

“哼，不想说就算了。”元泓翻了个白眼。心里迅速思量着脱身之后该怎么处置这个隐患。

白妃捂着胸口：“皇上这样的眼神，真让臣妾心痛，虽然对皇上隐瞒是臣妾不对，但臣妾对皇上的一片心意，天日可昭。自入宫以来，除了侍奉皇上，臣妾一不结交贵妃，二不接近宫人，独居一隅，安分守己。若臣妾对皇上，对宫中诸人有异心，又岂会

等到今日？”

仔细想想，他人宫之后倒确实老实。元泓迟疑起来。

“臣妾武功尚可，对皇上也是一片真心，只要皇上高抬贵手放过臣妾，若有差遣之处，必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他微微一笑，“这宫中人心繁杂，皇上大病一场，身边人手不多。何不留着臣妾为皇上效力呢？”

“出了这宫门，皇上随时能令侍卫过来，一道白绫，或者一杯毒酒了结臣妾。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这……元泓脑筋转得飞快，她在宫内，确实需要有人帮她办一些事情。蕊安、小栗子他们都是太后安排的人，且都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而白妃的身份特殊，办事反而容易。况且有把柄在自己手里，也不怕他捣鬼。就算他真有异心，双拳难敌四手，怎么也敌不过数千大内侍卫吧？

心中迅速盘算着得失，两个人之间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

“吱吱！”跌落在榻下的豆沙蹦跳两下，昭示着它的存在。元泓弯腰捡起它来。

白妃微微侧身，后退一步。

看来他害怕老鼠是真的。元泓暗暗思量着。

这时，门外传来一声小心翼翼的禀报：“皇上，您要的青玉茶具库房送过来了。”

元泓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正对上白妃满含期盼的眼神，有紧张，也有恳求。

“皇上……”

元泓冲他安抚地笑了笑，转头喊道：“送进来吧。”

然后，她的目光落在刚才带来的那套男装上，微微笑道：“既然爱妃这么忠心耿耿，就从泡茶给朕喝开始吧。别忘了先换上衣服哦。”

出了白妃的长乐宫，元泓走下台阶，摸着小肚皮，茶水多喝两杯，也撑得慌啊！

白妃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老老实实换上了衣服。果然，有把柄在手，就乖巧多了。

可惜，他泡茶的水平虽然不错，却远远无法与那个人相比。元泓摸着下巴，不无遗憾地想着，不过秀色可餐！也算补偿了。

回想起那个人天人般的风姿，东海遥遥，相见无期，真是人生憾事。

说起来，换上衣装，两个人真是格外相像啊！记得郑源说过，白宸侯的来历可能与天沥白家有关，而白妃出身的溧阳白氏正是天沥白家的远房旁系分支，说不定两个人真有点儿血缘关系。